

章太炎先生

文學論畧

上海羣衆圖書公司發行

中華民國十四年十月出版

全書——一冊

定價——二角

■ 文學論略 ■

版權所有

編輯者 笠 公

發行者 無錫方東亮

印刷者 羣衆圖書公司

出版者 羣衆圖書公司

總發行所

上海羣衆圖書公司

# 序論

胡適

這五十年是中國古文學的結束時期。做這個大結束的人物，很不容易得。恰好有一個章炳麟，真可算是古文學很光榮的結局了。

章炳麟是清代學術史的押陣大將，但他又是一個文學家。他的國故論衡，檢論，都是古文學的上等作品。這五十年中著書的人沒有一個像他那樣精心結構的；不但這五十年，其實我們可以說這兩千年中只有七八部精心結構，可以稱做『著作』的書，——如文心雕龍，史通，文史通義等，——其餘的只是結集，只是語錄，只是稿本，但不是著作。章炳麟的國故論衡要算是這七八部之中的一部了。他的古文學工夫很深，他又是很富於思想與組織力的，故他的著作在內容與形式兩方面都能『成一家言』。

章氏論文，很多精到的話。他的文學論略（國故論衡中）推翻古來一切狹陋的『文』

論，說『文者，包絡一切著于竹帛者而爲言。』他承認文是起于應用的，是一種代言的工具；一切無句讀的表譜簿錄，和一切有句讀的文辭，並無根本的區別。至於『有韻爲文，無韻爲筆，』和『學說以啓人思，文辭以增人感』的區別，更不能成立了。這種見解，初看去似不重要，其實很有關係。有許多人只爲打不破這種種因襲的區別，故有『應用文』與『美文』的分別；有些人竟說『美文』可以不注重內容；有的人竟說『美文』自成一種高尚不可捉摸，不必求人解的東西，不受常識與論理的裁制！章炳麟說：

文字本以代言，其用則有獨至。凡無句讀文，皆文字所專屬者也。以是爲主，故論文學者不得以與會神旨爲上。……知文辭始于表譜簿錄，則修辭立誠，其首也。

又說：

不得以感人者爲文辭，不感者爲學說，……學說者，非一往不可感人。凡感于文。

言者，在其得我心。是故飲食移味，居處繼愉者，聞勞人之歌，心猶泊然。大愚不靈，無所憤悱者，觀妙論則以爲恆言也。身有疾痛，聞幼眇之音，則感辭隨之矣。心有疑滯，觀辨析之論，則悅懌隨之矣。

他是能實行不分文辭與學說的人，故他講學說理的文章都很有文學的價值。他並不反對桐城派的古文，他的荊漢微言有一段說：

問桐城義法何其隘邪？答曰，此在今日，亦爲有用。何者？明末猥雜佻悅之文霧塞一世，方氏起而郭清之。自是以後，異喙已息，可以不言流派矣。乃至今日而明末之風復作，報章小說，人奉爲宗。幸其流派未亡，相存綱紀，學者守此，不至墮入下流，故可取也。若諦言之，文足達意，遠於鄙倍，可也。有物有則，雅馴近古，是亦足矣。派別安足論？（頁六八）

但他自己論文，却主張回到魏晉。他說：

魏晉之文，大體皆卑濳漢，獨持論彷彿晚周。氣體雖異，要其守己有度，伐人有序，和理在中，孚尹旁達，可以爲百世師矣。（國故論衡中，論式，頁九四）爲什麼呢？因爲

老莊形名之學，逮魏復作，故其言不牽章句；單篇持論，亦優漢世。（頁九二）故他以爲

持誦又選，不如取三國志，晉書，宋書，弘明集，通典，觀之。縱不能上窺九流，猶勝于滑澤者。（頁九三）

他又說：

夫雅而不核，近于誦數，漢人之短也。廉而不節，近於彊鉗；肆而不制，近於流蕩；清而不根，近於草野；唐宋之過也。有其利而無其病者，莫若魏晉（頁九五）又說：

效唐宋之持論者，利其齒牙，效漢之持論者，多其記誦。斯已給矣。效魏晉之持論者，上不徒守文，下不可禦人以口，必先豫之以學。（同頁）

『必先豫之以學』六個字，談何容易？章炳麟的文章，所以能自成一家，也並非因為他模倣魏晉，只是因為他有學問做底子，有論理做骨格。國故論衡裏文章，如原儒，原名，明見，原道，明解故上，語言緣起說，……皆有文學的意味，是古文學裏上品的文章。檢論裏也有許多好文章，如清儒篇，真是近代難得的文章。

但他究竟是一個復古的文家。他的復古主義雖能『言之成理』，究竟是一種反背時勢的運動。他論文辭，知道文辭始於表譜簿錄，是應用的；但他的文章應用的成績比較最少。他對於同時的文人都有點鄙薄的意思（看文錄二，與鄧實書及與人論文書）他自命『將取千年朽蠹之餘，反之正則。』他於近代文人中，只承認『王闓運能盡雅。』有人問他如何能做到古雅的文章，他曾把王闓運做文章的法子來教人。什麼法子呢？原來是先

把意思寫成平常的文章，然後把虛字儘量刪去，自然古雅了！他又喜歡用古字來代替通行的字；他自己說，

六書本義，廢置已夙；經籍仍用，通借爲多。舍借用眞，茲爲復始。（檢論五，

正名雜義，頁二八）

他不知道荀卿『約定俗成謂之宜』的話乃是正名的要旨，故他這種『復始』的工夫雖然增加了古氣古色，同時便減少了應用的程度。他自己著書，本來有句讀，還可以幫助一般讀者的了解。後來他的門人校刻他的全書，以爲圈讀不古，刪去句讀，就更難讀了。他知道文辭以『存質』爲本，他曾說：『文益離質則表象益多，而病亦益篤；』他痛恨那班

庸妄賓僚，謬施塗墜，案一事也，不云『纖悉畢呈』，而云『水落石出』；排一難也，不云『禍胎可絕』，而云『釜底抽薪』。表象既多，鄙倍斯甚！（正名雜義頁一四）但他那篇訂文（正名雜義乃訂文的附錄）中有句云：『後之林杰，知孟晉者，必修述文

字」，用『孟晉』代求進步，還說得過去；『林丞』二字，比他舉出的『水落石出』『釜底抽薪』，更不通了。

總而言之，章炳麟的古文學是五十年來的第一作家，這是無可疑的。但他的成績只夠替古文學做一個很光榮的下場，仍舊不能救古文學的必死之症，仍舊不能做到那『取千年朽蠹之餘，反之正則』的盛業。他的弟子也不少，但他的文章却沒有傳人。有一個黃侃學得他的一點形式，但沒有他那『先豫之以學』的內容，故終究只成了一種假古董。章炳麟的文學，我們不能不說他及身而絕了。

章炳麟論韻文，也是一個極端的復古派。他說古今韻文的變遷，頗有歷史的眼光。他說：

吟。詠。情。性。古。今。所。同。而。聲。律。調。度。異。焉。魏。文。侯。聽。今。樂。則。不。知。倦。古。樂。則。臥。故。

知數極而遷，雖才士弗能以爲美。（國故論衡中，辨詩，頁九九）

這是很不錯的歷史見解。根據于這個『數極而遷』的觀念，他指出三百篇爲四言詩的極盛時期；到了漢以下，『四言之勢盡矣』，故束皙等的四言詩都做不好，到了唐朝，『五言之勢又盡』，杜甫以下辟旋以入七言；到了『宋世』，詩勢已盡，故其吟詠情性，多在燕樂（詞）。『他論近代的詩，也很不錯：

今詞又失其聲律，而詩尤奇愈甚。考徵之士，視一器，說一事，則紀之五言，陳數首尾，比于馬醫歌括。及曾國藩自以爲功，誦法江西諸家，矜其奇詭。天下驚逐，古詩多詰屈不可誦，近體乃與杯琖讖辭相等。江湖之士艷而稱之，以爲至美。蓋自商頌以來，歌詩失紀，未有如今日者也。

這種議論的自然結果應該是一種很激烈的文學革命了。誰知他下文一轉便道：

物極則變，今宜取近體一切斷之，（自注：唐以後詩但以參考史事，存之可也。

其語則不足誦。古詩斷自簡文以上，唐有陳（子昂）張（九齡）李（白）杜（甫）之徒，稍稍刪取其要，足以繼風雅，盡正變矣。

這種極端的復古論，和他的文學史觀，實在是互相矛盾的。如果四言詩之勢已盡於漢末而五言詩之勢已盡於唐初，如果詩之勢已盡于宋世，那就如他自己說的『雖才士弗能以爲美』了，難道他們還能復興于今日嗎？那『數極而遷』的文學，難道還可以恢復嗎？

但他不顧這個矛盾，還想恢復那『數極而遷，雖才士弗能以爲美』的詩體。他的韻文（文錄二，頁八六以下）全是復古的文學。內中也有幾首可讀的，如東夷詩的第三四首：

客從海西來，上堂結羅襪，長跪筓席上，對語忘時日。仰見玉衡移，握手言離別。下堂尋革鞮，革鞮忽已失。回頭問主人，主人甫驚絕。乞君一兩鞮，便向籠間掇。籠間何所有？四顧吐長舌。

甲第夫如何？繩蔑相鉤帶，虎落穿方空，空小門不大。按項出門去，恣情逐巖瀨。三步復五步，京市亦迢遞。時復得町畦，雲中聞犬吠。策杖尋其聲，耆獻方高會。『陛下千萬歲！世世從臺隸！』

這種詩的剪裁力確是比黃遵憲的番客篇等詩高的多，又加上一種刻畫的嘲諷意味，故創造的部分還可以勉強抵銷那模倣的部分。此外如艾如張，如董逃歌，若沒有那篇長序，便真是『與杯琰識辭相等』了。最惡劣的假古董莫如他的丹橘與上留田諸篇。丹橘凡「七章，二章章四句，五章章八句，」我猜想了五年，近來方才敢猜這詩大概是爲劉師培作的。我引第五六章作例：

天道無遠，讒夫既喪。何以漱浣？其瘼其壯。越晚望之，度畦鄉之。不見廣陵，蓬萊障之。

權之彙矣，不宿乾鵠。民之畢矣，如狙如獼。知我之好，匪伊朝夕。爾雖我封，

我心則惻。

這種詩使我們聯想到易林，易林是漢朝的一種『杯琖讖辭』。其實一千幾百年前的『杯琖讖辭』未必就遠勝一千幾百年後的『杯琖讖辭』。

章炳麟在文學上的成績與失敗，都給我們一個教訓。他的成績使我們知道古文須有學問與論理做底子，他的失敗使我們知道中國文學的改革須向前進，不可回頭去；他的失敗使我們知道文學『數極而遷』，雖才士弗能以爲美，『使我們知道那『取千年朽蠹之餘，反之正則』的盛業是永永不可能的了！』

十一，三，三。

# 文學論略

章太炎著

何以謂之文學？以有文字，著於竹帛，故謂之文；論其法式，謂之文學。凡文理，文字，文詞，皆謂之文；而言其采色之煥發，則謂之彩。說文云：『文，錯畫也，象交文；彩，𦘔也，𦘔有彩彩也。』或作文章當作彩彰，此說未是。要之，命其形質，則謂之文；狀其華美，則謂之彩。凡彩者必皆成文；而成文者，不必皆彩。是故，研論文學，當以文字爲主，不當以彩彰爲主。今舉諸家之說，商訂如下：

論衡超奇篇云：『能說一經者爲儒生，博覽古今者爲通人，采掇傳書以上書奏記者爲文人，能精思作文連結篇章者爲鴻儒。』又曰：『州郡有憂，有如唐子高谷子云之吏，出身盡思，竭筆牘之力，煩憂適有不解者哉？』又曰：『長生死後，州郡遭憂，無舉奏之吏。以故，事結不解，徵詣相屬，文軌不尊，筆疏不續也。豈無憂上之吏哉？乃其中文筆不足類也。』又曰：『若司馬子長劉子政之徒，累積篇第，文以萬數，其過子云子高遠矣；然而因成前紀，無胸中之造。若夫陸賈董仲舒，論說世事，由意不出，不假取於外；然而淺露易見，觀讀之者，猶曰傳記。陽城子長作樂經，揚子雲作太玄經，造於助思，極宵冥之深，非庶幾之才不能成也。桓君山作新論』

論世間事，辯照然否，虛妄之言，僞飾之辭，莫不證定。彼子長子雲說論之徒，君山爲甲。自君山以來，皆爲鴻眇之才，故有嘉令之文。』據此所說，文之與筆本未分途，而所謂文者，皆以善作奏記爲主，自是以上，仍有鴻儒。鴻儒之文，若司馬子長劉子政所著，則爲歷史；陸董陽城揚四子所著，則爲論子經說；君山所著，則爲諸子。是歷史經說諸子三者，彼方目以最上之文，非如後人擯此於文學之外，而沾沾焉惟以華辭爲文，或以論說記序碑誌傳狀爲文也。——惟能說一經者，則不在此列。蓋學官弟子，聚徒講經，須以發策決科；其所撰著，無異於後世之帖括，是故屏之不與也。自晉之後，始有文筆之分。文心雕龍云：『今之常言：有文有筆，』

無韻者文也，有韻者筆也。『然雕龍所論列者，藝文之屬，一切並包；是則文筆分科，祇存時論，固未嘗以此爲限界也。昭明太子之序文選也，其於歷史，則云：『事異篇章。』其於諸子，則云：『不以能文爲貴。』此爲哀次總集，自成一家，體例適然，非不易之定論也。若以文筆區分，則文選所登，無韻者亦自不少。若以文之爲道，貴在彩彰，則未知賈生過秦，比於周秦諸子，其質其文，竟何所判？且漢書藝文志儒家者流，有賈誼五十八篇，過秦亦在其列。此亦諸子，何以獨堪登錄？有韻文中，既登漢祖大風之作，卽古詩十九首亦皆入選，而漢晉樂府，反在所遺，是於其韻文也，亦不以節奏低昂爲主，爲取文采斐然，足耀觀覽，又失韻文之本矣。是故

，昭明之說，本無可以成立者也。

近世阮伯元氏，以爲孔子贊易，始著文言，故文必以駢儷爲主，而又牽引文筆之分，以成其說。夫有韻爲文，無韻爲筆，則駢散諸體，皆是筆而非文，藉此證成，適足自陷。既以文言爲文，則序卦說卦，又將何說？且文辭之用，各有所當，彖象諸篇，屬於占繇之體，則不得不爲韻語；繫辭文言，屬於述贊之體，則不得不爲儷辭；序卦說卦，或屬目錄，或屬賸疏，則不得不爲散錄。必以儷詞爲文，何以十翼不能一致？豈波瀾既盡，有所謝短乎？或舉論語辭達一言，以爲文之與辭，劃然異職。然則，文言稱文，繫辭稱辭，體格未殊，而稱號有異，此又何也？董仲舒云：『春秋文成數萬，』

兼彼經傳，總稱爲文。『猶曰今文家之曲說。太史自序，亦云：『論次其文。』此固以史爲文也。又曰：『漢興，蕭何次律令，韓信申軍法，張蒼爲章程，叔孫通定禮儀，則文學彬彬稍進。』此非駢偶之文，而未嘗不謂之文也。屈宋唐景之作，既是韻文，亦多駢語，而漢書王褒傳，已有楚辭之目，王逸仍之，名曰「楚辭」。不曰「楚文」，則有韻與駢偶者，亦未嘗不謂之辭也。漢書賈誼傳云：『以屬文稱於郡中。』其文云何？若云賦也，則惜誓登於楚辭，文辭不別矣；若云奏記條議，則又彼之所謂辭也。司馬相如傳云：『景帝不好辭賦。』法言吾子篇云：『詩人之賦，麗以則；詞人之賦，麗以淫。或問君子尙辭乎？曰：君子事之爲尙，事勝辭則伉，辭勝事則賦，

事辭稱則經。『此可見韻文駢體，皆可稱辭，無文辭之別也。且文辭之稱，若從其本以爲分析，則辭爲口說，文爲文字。古者簡帛重煩，多取記憶，故或用韻文，或用駢語，爲其音節諧熟，易於口記，不煩記載也。戰國縱橫之士，抵掌搖唇，亦多疊句，是則駢偶之體，適可稱職，而史官方策，如春秋史記漢書之屬，乃當稱爲文耳。由是言之，文辭之分，矛盾自陷，可謂大惑者矣。蓋自梁李韓柳獨孤皇甫呂李來張之輩，競爲散體，而自美其名曰「古文辭」，將使駢儷諸家，不登文苑，此固持論偏頗，不爲典要。今者務反其說，亦與成論甘忌辛之見，此亡是公之所笑也！

或言學說文辭所以異者，學說在開人之思想，文辭在動人之感

情，雖亦互有出入，而大致不能逾此。此亦一偏之見也。何以定之？文之爲名，包舉一切著於竹帛者而言之，故有成句讀之文，有不成句讀之文，兼此二事，通謂之文。就成句讀者言之，謂之文辭；就無韻文之部分言，則有六科，而雜文小說居其二焉。凡不成句讀者，表譜之體，旁行邪上，件繫支分，會計之簿錄，算術之演草，地圖之列名，此皆有名身而無句身。若此類者，無以動人之思想，亦無以發人之感情，此不得謂之文辭，而未嘗不得謂之文也。其成句讀者，復有有韻無韻之別。無韻文中，當有學說歷史公牘典章雜文小說六科。就吾所說，則有韻無韻，皆可謂之文辭；特其體裁有異，故所以斷其工拙者，各有不同。就彼所說，則除學說而外，一切

有韻無韻之文，皆得稱爲文辭，一以激發感情爲主，則其誤亦已甚矣！無韻文中，專尙激發感情者，惟雜文小說耳。歷史之中，目錄學案，則於思想有關，而於感情無涉。其他敘事之文，固有足動感情者，然本非以是爲主，蓋敘事者在得其事之真相耳。其事有足動感情與不動感情之異，故其文亦有足動感情與不動感情之異；若強事而就辭，則所謂削足適履者也。至於姓氏之書，列入史料，此則無關思想，亦無關於感情者也。公牘之中，詔誥奏議，亦有能動感情者，然攷績升調之詔，支銷舉劾之書，則於感情固無所預；其取動感情者，惟爲特別事端，非其標準在此也。訟訴之詞狀，錄供之爰書，當官之履歷，經商之引帖，此足動感情乎？抑不足動感情

乎？典章之中，思想感情，皆無所預。若評論典章，與尋求其原理者，此則諸子之法家，當在學說，非彼所謂文辭矣。然則無韻之文，除學說外，有歷史公牘典章雜文小說五科，而三科皆不以能動感情爲主，惟雜文小說，則以是爲標準耳。有韻之文，誠以能動感情爲主矣，然則著龜象象之文，體皆韻語，命曰「占繇」；周易而外，見於左氏者多；乃如揚子之太玄，焦贛之易林，東方朔之靈棋，其文古雅有餘，而於感情實無所動。其他詩賦箴銘哀誄詞曲之屬，固以宣情達意爲歸，抑揚宛轉，是其職也。雖然，儒家之賦，意存諫戒，若荀卿成相一篇，固無能動感情之用。毛公傳詩，獨標興體；所謂興者，卽能感動情之謂。則知比賦二式，宜不以此爲限。傳稱

登高能賦，謂之德音，然則原本山川，極命草木，若相如之子虛，揚雄之羽獵，甘泉左思之三都，郭璞木華之江海，奧博翔實，極賦家之能事矣；其於感情，動耶？否耶？（惟相如大人賦，漢武讀之，飄飄有陵雲氣游天地間意。此自憑虛構造之作，與子虛諸篇不同。）其端賦一物者：若荀卿之蠶賦箴賦，王延壽之王孫賦，禰衡之鸚鵡賦，侔色揣稱，曲盡形相，讀者感情亦未動也。今之言詩，與古稍異，故詩賦分爲二事。漢世「郊祀」「房中」之歌，沈博絕麗，而莊敬之情，覽者曾不爲動；蓋其感人之處，固在被之管絃，非局於詞句也。若夫「柏梁」聯句，語皆有韻，後世遵之，自爲一體。今試紬繹其辭，惟是夫子自道，而「上林」令詩，則以「桃李橘枇杷梨」

七字垛積成言，無異急就篇中文句。若以「柏梁」詩爲不善，則固詩人所尊奉也。若以「柏梁」詩爲善，則無可動人之感情也。然則謂文辭之妙，惟在能動感情者，在韻文已不能限，而況無韻之文乎？彼專以雜文小說之能事，概一切文辭者，是真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。或云「壯美」，或云「優美」，學究點文之法，村婦評曲之辭，庸陋鄙俚，無足挂齒，而以是爲論文之軌，不亦過乎？吾今爲一語曰：一切文辭，（兼學說在內）體裁各異，以激發感情爲要者，箴銘哀誄詩賦曲詞雜文小說之類是也；以潛發思想爲要者，學說是也；以確盡事狀爲要者，歷史是也；以比類知原爲要者，典章是也；以便俗致用爲要者，公牘是也；以本隱之顯爲要者，占繇是也；其體各

異，故其工拙亦因之而異，其爲文辭則一也。

如上諸說，前之昭明，後之阮氏，持論偏頗，誠不足辯。最後一說，以學說與文辭對立，其規摹雖稍寬博，而其失也，在惟以彰彰爲文，而不以文字爲文，故學說之不彰者，則捍然擯之于文辭之外。惟論衡所說，略成條理：先舉奏記爲質，則不遺公牘矣；次舉敘事經說諸子爲言，則不遺歷史與學說矣。有韻爲文人所共曉，故略而不論；雜文漢時未備，故亦不作；不言小說，或其意成鄙夷；不列典章，由其文有缺略；此則不能無失者也。雖然，王氏所說，雖較諸家爲勝，亦但知有句讀文，而不知無句讀文，此則不明文學之原矣。

吾今當爲衆說：古者書籍得名，由其所用之竹木而起；此可見語言文學，功用各殊，是文學之所以稱文學也。且如經之得稱，謂其常也；傳之得稱，謂其轉也；論之得稱，謂其倫也；此皆後儒訓說，未必覩其本真。欲知稱經稱傳稱論之由，則經者，編絲綴屬之謂也；是故六經而外，復有緯書，義亦同此。如佛經稱素怛纒，（亦云修多羅）素怛纒者，直繹爲線，繹意爲經，蓋彼以貝葉成書，故不得不用線聯貫，此以竹簡成書，亦不得不編絲綴屬，其必舉此爲號者，異於百名以下，耑用版牘者耳。蓋經本官書，故吳語有挾經秉抱之說，（韋解：經，兵書也。此說未確。豈有臨陣而讀兵書者？蓋尺籍伍符之屬，臨陳攜之，取便檢點。）字既綽多，故用策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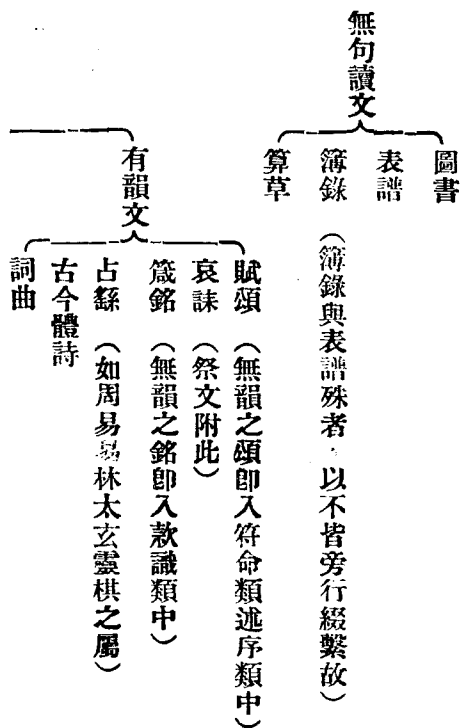
不用版也。傳者，專之假借也。論語：『傳不習乎？』魯作『專不習乎？』——是其明證。說文訓專爲六寸簿，簿則手版，古謂之忽，（今作笏）書思對命以備忽忘，故引伸爲書籍記事之稱，書籍名簿，亦名爲專。專之得名，以其體短，有異於經。鄭康成論語序云：『春秋二尺四寸，孝經一尺二寸，論語八寸。』則知專之簡策，當更短於論語，所謂六寸者也。（漢藝文志言：劉向校中古文尚書，有一簡二十五字者。而服虔注左氏傳，則云：古文篆書，一簡八字。蓋二十五字者，二尺四寸之經也；八字者，六寸之專也。古官書皆長二尺四寸，故云二尺四寸之律。舉成數言，則曰：三尺法。經亦官書，故長如之。其非經律，則稱短書。——皆見論衡。）論者古

祇作命，比竹成冊，各就次第，是之謂命。簫亦編竹爲之，是故命字，從命引伸，則樂音之有秩序者，亦稱爲命，於論鼓鐘是也。言說之有秩序者，亦稱爲命，坐而論道是也。推尋本義，實是命字。

論語爲師弟問答，而亦略記舊聞，散爲各條，編次成帙，故曰「命語」。要之：經者，繩線貫聯之稱；傳者，簿書記事之稱；論者，比竹成冊之稱；各從其質以爲之名，亦猶古言方策，漢言尺牘，今言割記也。雖古之言肄業者，（左氏傳：臣以爲肄業及之也）亦謂肄版而已。釋器云：『大版謂之業，所習之書，各有篇第，而習者移書其文於版，（學童習字用觚，觚亦版也。）故云肄業。』管子 宙合篇云：『退身不舍端，修業不息版。』以此證之，則肄業之爲肄版明。

矣。（學業之名，由此引伸，與事業功業異義。）據此諸證，或簡或牘，皆從其質爲名，此所以別文字於言語也。其所以必爲之別者，何也？文字初興，本以代言爲職，而其功用，有勝於言者。蓋言語之用，僅可成線，喻如空中鳥跡，甫見而形已逝。故一事一義，得相聯貫者，言語司之，及夫萬類彙集，棼不可理，言語之用，有所不周，於是委之文字。文字之用，可以成面，故表譜圖畫之術興焉；凡排比鋪張，不可口說者，文字司之。及夫立體建形，向背同現，文字之用，又有不周，於是委之儀象。儀象之用，可以成體，故鑄銅雕木之術興焉；凡望高測深，不可圖表者，儀象司之。然則文字，本以代言，而其用則有獨至，凡無句讀之文，皆文字所專屬者

也。文之代言者，必有興會神味；文之不代言者，則不必有興會神味；不代言者，文字所擅場也。故論文學者，不得以感情爲主。今先說文學各科如下：



有句讀文人

文學論略

無韻文人

學說人

諸子

疏證

(凡隨文解義及著書考古者皆屬此)

平議

(如史通文心雕龍及一切文評史評之屬)

紀傳

(尙書帝典之類皆屬此)

編年

紀事本末

國別史

(如國語之屬)

地志

姓氏書

歷史人

行狀

別傳

雜事

(報章中紀事亦屬此)

款識

(如鼎彝碑志之屬)

目錄

(書目之無說者別入簿錄科)

學業

|    |    |    |    |    |    |    |    |    |    |    |    |    |    |
|----|----|----|----|----|----|----|----|----|----|----|----|----|----|
| 典章 |    |    |    | 公牘 |    |    |    |    |    |    |    |    |    |
| 儀注 | 公法 | 律例 | 官禮 | 書志 | 契約 | 履歷 | 錄供 | 訴狀 | 告示 | 批判 | 文移 | 奏議 | 詔誥 |

(尚書康誥酒誥之類亦屬此)

(尚書謨訓之類亦屬此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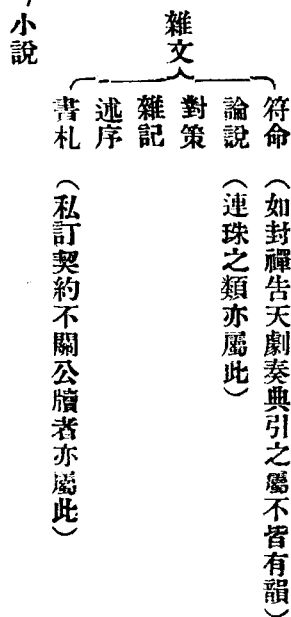
(一切教令皆屬此)

(如條約地契引帖之屬其私立者即入書札類中)

(如正史各志及通典通考之屬)

(如周禮六典會典之屬)

(如儀禮江都集禮書儀之屬其經學家專門說儀禮者即入疏證類中)



如右所說，分無句讀文，有句讀文爲二列，其下分十六科，卽圖書，表譜，簿錄，算草，賦頌，哀誄，箴銘，占繇，古今體詩，詞曲，學說，歷史，公牘，典章，雜文，小說，是也。其中學說，歷史，公牘，典章，雜文，又當區爲各類，以此分析則經典亦當散入各科：如周易者，占繇科也；如詩者，賦頌科也；如尚書，歷史科之紀傳類，紀事本末類，公牘之詔誥類，奏議類，告示類也；如周禮

者，典章科之官禮類也；如儀禮者，典章科之儀注類也；（樂經已亡，無由判別。）如禮記者，典章科之儀注類，（曲禮內則投壺公冠諸篇皆是。）書志類，（祭法明堂月令諸篇皆是。）學說科之諸子類，（中庸禮運禮器三朝記諸篇皆是。）疏證類，（昏義冠義鄉飲酒義諸篇皆是。）歷史科之紀傳類（如五帝德篇是。）也；春秋者，歷史科之編年類；世本，則表譜科；國語，則歷史科之國別史類；二傳，則學說科之疏證類也；論語孝經者，學說科之諸子類也；爾雅說文者，學說科之疏證類也。至于正史一書之中，分科各異，如：紀傳，則歷史科之紀傳類也；書志，則典章科之書志類也；年表人表，則表譜科也；若百官公卿表，則又典章科之官禮類也；宰相世

系表，則又歷史科之姓氏書類也。于書志中有藝文經籍等志，則又歷史科之目錄類也。文人所作總集別集之屬，大抵多在雜文科中；而碑志，則歷史科之款識類；傳狀，則歷史科之行狀類，別傳類也；若翰苑集，則公牘科之奏議類也；若順宗實錄，則歷史科之紀傳類也。（近世奏議實錄皆不入集，則別集中無此二類矣。）凡自成家之書，名爲諸子，然別錄，七略，兵書，方技，數術，皆爲獨立，不入諸子略中。晉荀勗簿錄中經分爲四部，而兵書數術遂與諸子合符。梁阮孝緒作七錄，子兵爲一，而技術復在其外。隋經籍志，始以兵家，天文家，歷數家，五行家，醫方家，盡入諸子。自今以後，科學漸興，則諸子所包，其數將不可計。儒家，道家，同爲哲

學；墨家，陰陽家，同爲宗教；似亦不須分立矣。此與歷史，公牘，典章，小說諸科皆相涉入，惟于雜文則遠耳。其次或自成一家，或依附舊籍，而皆以實事求是爲歸者，則通名爲疏證；上自經說，下至近世之割記，此皆疏證類也。其最古者，若：尙書有大誓故，（見周語。）管子有形勢解，立政九敗解，版法解，明法解，韓非有解老喻老；此亦疏證類也。而近人別集，如戴震錢大昕段玉裁阮元輩，其間雜文甚少，而關於考證者多，是亦疏證類也。此類與歷史，公牘，典章，雜文，小說，諸科，則皆相涉入者也。其有商度文史，自成一家者，名曰平議；若荀勗之雜撰文章家集敍，摯虞之文章志，傅亮之續文章志，隋書皆列入史部簿錄篇中，皆爲近似，而

後人則於別集總集而外，又立一文史類，蒐集此種，錄入其中，則名實相去遠矣。今之史評，若史通是也；今之文評，若文心雕龍是也；其關於款識者，若金石要例是也；其關於古今體詩者，若詩品是也；其通評文史者，若文史通義是也；此則與無句讀文有句讀文者，皆相涉入者也。

既知文有無句讀有句讀之分，而後文學之歸趣可得言矣。無句讀者，純得文，稱文字之不共性也；有句讀者，文而兼得辭，稱文字語言之共性也。論文學者，雖多就共性言，而必以不共性爲其素質。故凡有句讀文以典章爲最善，而學說科之疏證類亦往往附居其列。文皆質實，而遠浮華，辭尙直截，而無蘊藉，此于無句讀文最

爲鄰近。魏晉以後，珍說叢興，文漸離質，作史者能爲紀傳，而不能爲表譜書志。今觀陳壽之三國志，范曄之後漢書，姚思廉之梁書，陳書，令狐德棻之周書，李百藥之北齊書，李延壽之南史，北史，惟存紀傳而表志絕焉。（惟沈約宋書，蕭子顯齊書，魏收魏書有志。若續漢書之志，則司馬彪作，非范曄所能作也。隋書成於官撰，紀傳與志分任纂修，蓋作紀傳者亦不能作志也。晉書亦官撰，故得有志。江淹所以歎作史之難，莫難於作志也。中唐以後，三傳束閣，降及北宋，論鋒橫起，好爲浮蕩恣肆之辭，不惟其實，故疏證之學漸疏。劉放，劉奉世，洪适，洪邁，婁機，吳曾，王應麟之徒，雖能攷證叢殘，持之有故，言之不能成理。屬文者便於荒陋，反以疏

證爲支離，此文辭所以日趨浮僞。是故，作史不能成書志，屬文不能兼疏證，則文字之不共性，自是亡矣。雖然，既已謂之文辭，則書志必不容與表譜簿錄同其舛碎，疏證必不容與表譜簿錄同其冗雜。故書志之要，必在訓辭翔雅，若漢志隋志通典之文，則得矣；宋元明志，通攷續通攷輩，非其任也。疏證之要，必在條列分明，若江永，戴震，段玉裁，王引之，金榜，黃以周之文，則得矣；余蕭客，王昶，洪亮吉輩，非其任也。以典章科之書志，學說科之疏證，施之於一切文辭，除小說外，凡敘事者，尙其直敘，不尙其比況；若云：『血流標杵』，或云：『積戈甲與熊耳山齊』，其文雖工，而爲循規改錯矣。凡議論者，尙其明示，而不尙其代名；若云：

『顏淵雖篤學，附驥尾而行益顯，』或云：『足歷王庭，垂餌虎口』，其文雖工，而爲雕刻曼辭矣。乃若疊韻雙聲，連字連義，用爲形容者，惟于韻文爲宜，無韻之文，亦非所適。所以者何？韻文以聲調節奏爲本，故形容不患其多。如顧甯人日知錄云：——

詩用疊字最難，衛詩：『河水洋洋，北流活活。施罟濊濊，鱣鮪發發。葭葦揭揭，庶姜孽孽。』連用六疊字，可謂複而不厭，嘖而不亂矣。古詩：『青青河畔草，鬱鬱園中柳。盈盈樓上女，皎皎當窗牖，娥娥紅粉粧，纖纖出素手。』連用六疊字，亦極自然，下此無人可繼。屈原九章：『悲回風紛容容之無經兮，罔芒芒之無紀。軋洋洋之無從兮，馳透移之焉止。漂翻翻其上下兮，翼

遙遙其左右。汜汜其前後兮，伴張弛之信期。『連用六疊字。  
宋玉九辯：『乘精氣之搏搏兮，驚諸神之湛湛。驂日霓之習習兮，  
，疊歷羣靈之豐豐。左朱雀之茈茈兮，右蒼龍之躍躍。屬雷師之  
闐闐兮，通飛廉之衙衙。前輕鯨之鏘鏘兮，後輜乘之從從。載雲  
旗之委蛇兮，扈屯騎之容容。』連用十一疊字，後人辭賦，亦罕  
有能及之者。

此則韻文貴在形容之證也。無韻之文，便與此異。前世作者，用之  
符命，是爲合格；其他諸篇，倘見則可，過多則不適矣。相如子雲  
湛深於古文奇字，移檄解嘲之屬，用此亦多，後人當師其奇字，不  
當師其形容語也。（此如商周誓誥，祇容古人爲之，後生不得模仿

。乃如舊地稱官，皆從時制，雖當異族秉政，而亦無可詭更，所謂名從主人也。近世爲文例者，祇以此爲金石刻畫之程式，其實雜文亦爾，特歷史公牘諸科需此尤切爾。夫解文者，以典章學說之法，施之歷史公牘，復以施之雜文，此所以安置妥帖也。不解文者，以小說之法施之雜文，復以施之歷史公牘，此所以骯髒不安也。或曰：『子前言一切文辭，體裁各異，故其工拙亦因之而異。今乃欲以書志疏證之法，施之於一切文辭，不自相刺謬耶？』答曰：『前者所說，以工拙言也；今者所說，以雅俗言也。工拙者，系乎才調；雅俗者，存乎軌則；軌則之不知，雖有才調而無足貴。是故俗而工者，無甯雅而拙也。雅有消極積極之分：消極之雅，清而無物，

歐曾方姚之文是也；積極之雅，閎而能肆，揚班張韓之文是也。雖然，俗而工者，無甯雅而拙，故方姚之才雖驚，猶足以傲今人也。吾觀日本之論文者，多以興會神味爲主，曾不論其雅俗；或以取法泰西，上追希臘，以美之一字，橫梗結噎於胸中，故其說若是耶？彼論歐洲之文，則自可爾，而復持此以論漢文，吾漢人之不知文者，又取其言以相矜式，則未知漢文之所以爲漢文也。日本人所讀漢籍僅中唐以後之書耳；魏晉盛唐之遺文，已多廢閣；至於周秦兩漢則稱道者絕少，雖或略觀大意，訓詁文義一切未知，由其不通小學耳。夫中唐文人，惟韓柳皇甫獨孤呂李諸公爲勝，自宋以後，文學日衰，以至今日。彼方取其最衰之文，比較綜合，以爲文章之極致

，是烏足以爲法乎？』或曰：『子之持論，似明世七子所言，專以唐爲封域，而蔑視宋後諸公，甯非一偏之論耶？』答曰：『七子之弊，不在宗唐而祧宋也，亦不在效法秦漢也，在其不解文義，而以吞剗爲能，不辨雅俗，而以工拙爲準。吾則不然，先求訓詁，句分字析，而後敢造詞也；先辨體裁，引繩切墨，而後敢放言也；此所以異於明之七子也。』或曰：『子謂不辨雅俗，則工拙可以不論。前者已云：「以便俗致用爲要者，公牘是也；」彼公牘者，復何雅之足言乎？』答曰：『所謂雅者，謂其文能合格；公牘既以便俗，則上準格令，下適時語，無屈奇之稱號，無表象之言詞，斯爲雅矣。』  
漢書藝文志曰：「書者，古之號令，號令於衆，其言不立具，則聽

受施行者弗曉，古文讀應爾雅，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。」是則古之公牘，以用古語爲雅；今之公牘，以用今語爲雅。或用軍門觀察守令承倅，以代本名，斯所謂屈奇之稱號也；或言水落石出，剜肉補瘡，以代本義，斯所謂表象之言詞也。其餘批判之文，多用四六，昔在宋世，已有龍筋鳳髓之書，近世宰官，相率崇效，以文掩事，猥瀆萬端，此弊不除，此公牘所以不雅也。公牘之文，與所謂高文典冊者，其積極之雅不同，其消極之雅則一，要在質直而已。安有所謂便俗致用者，卽無雅之可言乎？非獨公牘然也，小說之文，與他文稍異矣，然亦有其雅者。史記滑稽傳漢書東方朔傳此皆小說所本，而漢藝文志之稱小說，則云：「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所造，」

是所謂詢於芻蕘者也。故如邯鄲淳之笑林，劉義真之世說，皆當時實事也。其有意構造者，則如漢志所載小說諸家，兼多黃老，而後亦兼神鬼，若搜神記，幽明錄者，非小說之正宗矣。然猶以譎怪恢奇相尚，雖云致遠恐泥，而無淫汙流漫之文，是在小說，猶不失爲雅也。自明以來，文人夸毗，惟懷婚姻，自詡風流，廉恥道喪，於是有祕辛雜事，飛燕外傳諸作，浸淫至今，而其流不可遏矣。反古復始，故亦有其雅者。近世小說，其爲街談巷語，若水滸傳，儒林外史，其爲神怪幽祕，若閱微草堂五種，此皆無害爲雅者。若以古豔相矜，以明媚自喜，則無不淪入惡道。故知小說自有雅俗，非有俗無雅也。公牘，小說，尙可言雅；況典章，學說，歷史，雜文乎？

若不知世有無句讀文，則必不知文之貴者在乎書志疏證；若不知書志疏證之法，可施於一切文辭，則必以因物騁辭，情靈無擁，爲文辭之根極，宕而失原，惟知工拙，不知雅俗，此文詞所以日弊也。」

日本武島氏修詞學云，『凡備體製者，皆得稱文章，然凡稱文章者不必皆備體製。無味之談論，乾枯之記事，非不自成一體，其實文字之臚列，記號之集合也，未可云備體製之文章也。』此說不然。圖畫有圖畫之體製，非善準望審明暗者勿能爲；表譜有表譜之體製，非知統系明綱目者勿能爲；簿錄有簿錄之體製，非識品性審去取者勿能爲；算草有算草之體製，非知記號通章數者勿能爲；此皆各有其學，故亦各有其體，乃至單篇禮記，無不皆然。其意既盡

，而文獨不盡，則當刊落盈辭，無取虛存間架。若夫前所虛冒，後有結尾，起伏照應，惟恐不周，此自蘇軾呂祖謙輩教人策鋒之法，以此謂之體製，吾未見其爲體製也。善夫，章氏文史通義之言曰：

『塾師之講時文，必有法度，以合程式；而法度難以空言，則往往取譬以示蒙學：擬於房屋，則有所謂閒架結構；擬於身體，則有所謂眉目筋節；擬於繪畫，則有所謂點睛添毫；擬於形家，則有所謂來龍結穴；此爲初學示法，無庸責也。惟時文結習，深錮腸腑，進窺一切古書古文，皆此時文見解，則如用象棋枰，布圍棋子，必不合矣』。日本人未習時文，乃其所言亦有類是；則以眼界所及，多屬宋文，而蘇軾呂祖謙輩，實爲時文之祖，故所言亦適相符合，不

知文有有句讀無句讀之分，就有句讀文中，亦尙有近於無句讀文者，而必執一體製，以概凡百之體製，悲夫！井魚不可與語海者，拘於墟也；夏蟲不可與語冰者，篤於時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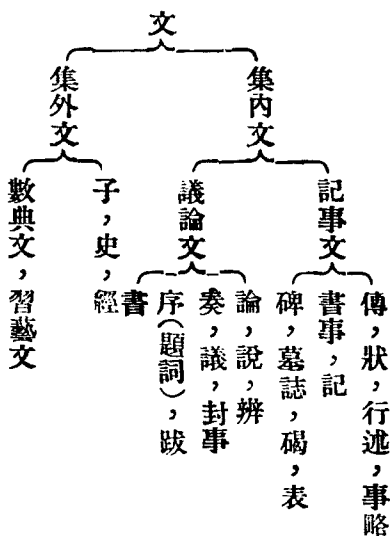
# 附錄

## 文學之派別

太炎先生講演  
筆記錄

「文學」可分有韻無韻二種。今人稱前者爲「詩」，後者爲「文」。古八則異是：文心雕龍曰：『今之常言，有文有筆，有韻者文也，無韻者筆也。』范曄自述後漢書曰：『文患其事盡於形，情急於藻，義牽其旨，韻移其意，政可類工巧圖績，竟無得也；手無差易，文不拘韻故也。』此可見古以有韻爲「文」，無韻爲「筆」矣。但爲文無韻者固用筆，有韻者亦未始不用筆，故不如後人分「詩」「文」二項名之之爲允當也。

「文學」中無韻文多，有韻文少。茲先就無韻文論之。古今文體甚繁，且列表以明之：



普通所謂「文」，大抵指集部而言，經，史，子不與焉。右表所列文之分類中，以傳，論，四史列之集部以外，即本紀，世家二者，其性質亦與傳相同，不歸之於集部；集部惟有家傳耳。論文除單篇者外，亦有不列集部者，如莊子齊物論，荀子禮論與樂論，賈誼過秦論等是矣。序亦僅限於單篇者，若四庫提要則爲連合體格，不編之於集部中。至

如編年史之左傳，資治通鑑與名人年譜等記事文，亦不在集部範圍之內。

傳爲紀載個人一生或一事者。明代，凡未入國史館者不得爲家傳，誤甚！蓋傳者傳述其事，各傳其傳可也。行述，狀，傳各不相同。古時作狀，惟載數言考語，呈官定諡法；自唐李翱主張改爲敘事後，始與傳同。行述與傳同爲敘事，而用處別焉。

碑爲紀泐國家大事，如秦嶧山碑紀始皇之功蹟，漢裴岑紀功碑記破西域之事功等類是矣。此係紀事。廟碑則不純爲紀事，墓碑僅爲個人而作。表亦碑之一種，碣與碑同，不過碑大碣小而已。論其內質，傳紀事，狀攷語兼紀事，碑則攷語居多，末附有韻之銘，間雖有紀事，略而不詳。宋以後，碑與傳之相差唯首與尾。表，宋後已無銘，在漢時有表記表頌之分，後者有銘而前者無之。墓誌，漢前不見，晉後始有之。晉以漢代碑太多，不許立，東晉末直禁止立碑，遂變而爲墓誌。墓誌固瘞於土，爲人所不見。北朝唐代並不禁碑，似可立碑而不復用墓誌矣，然碑費而墓誌省，爲經濟計，甯存墓誌焉。至

其文字，泰半無甚精采，蓋爲敷衍交情而作故也。

單篇論文，西漢無多，東漢漸有短論之作，延篤仁孝先後論可爲首創。至晉代，士多好談名理，論說乃出。其文當涵有陸士衡文賦所謂「精微流暢」四字之精神。

奏，秦時無之，始於漢，其用或爲國家大事，或爲個人私事，無定也。此外尚有封事，所以奏密事。至若議論典禮，則用議；西漢石渠議，鹽鐵論，白虎通等乃合羣士而成者。

書，古時已有，幾盡爲私人往還；惟古人之上書與彷彿奏記，亦卽今之稟與說帖也。若劉歆讓太常博士書幾等移文矣。

序，自古已有，如序卦，書序，詩序，以及劉向別錄與四庫提要皆是也。後人大概自著自作——或註釋古書附之以序。古人之題詞與序相同：趙岐注孟子，一序一題詞均列於篇首。跋之體裁與序無異，惟位于書後耳。

紀事論議外，尚有非歸于集部者：

(甲)數典之文：

一・官制——周禮，唐六典，明清會典之類

二・儀注——儀禮，唐開元禮等

三・刑法——漢律，唐律，明律，清律之類

四・樂律——宋律呂正義，清燕樂攷原等

五・書目——劉向別錄，劉歆七略，王儉阮孝緒七錄七志，宋崇文書目，清四庫提

要之類

(乙)習藝之文：

一・算術——九章算法圖法之類

二・工程——周禮攷工記，徐光啓龍骨車玉衡車之類

三·農事——北魏齊民要術，元王楙農書，明徐光啓農政全書之類

四·醫書——素問，靈樞，傷寒論，千金要方之類

五·地志——禹貢，周禮職方志，水經，水道提綱，乾隆府廳州縣志，方輿志略之類

類

以上各種，文皆佳妙，集部中僅有也，自不可遺棄之。

「文學」之分類既如右述，更進論其派別。

經典之作，原非爲文；諸子皆不以文稱。至漢賈誼以「善屬文」名，文乃出。西漢一代，賈誼，董仲舒，太史公，司馬相如，劉向等以文著名。後之師承者，遂自傾向何方，以有派別，實則古人未嘗欲後之人附我而與人抗也。至漢書所載趙充國之奏疏，其文超絕千古，乃不以文人稱之則又何耶？意古之人以文學家名者，未必其文之果出類拔萃也，要其人學問淵博，爲世人所推重耳。東漢時稱班彪，班固等爲文人，而不及講政治之

崔實仲長統與說經之鄭康成輩，則又不可解矣。

三國時曹家父子操不植三人文名藉甚；操以詔令名，丕以典論，而植以求自試表等稱；其受人推尊，不以其文，乃以詩而推及其文耳。至於徐幹與張昭，文非絕特也，乃亦以文名，想以道德而及其文乎？陸家父子五人——遜，抗，凱，靈，機並以文名著稱，而陸機爲最，開晉代文學之先風。晉代潘，陸雖並稱，但潘終不若陸之更受人推重景仰也。自陸出，文體大變，一改兩漢壯美之氣，而爲優美富風致之文，令人讀之逸趣橫生。漢之文學厚重典雅，而晉華妙清妍，判然有剛柔之別。東晉以往，駢文漸興，然終去陸機遠甚。至於文佳而名不稱者，在南北朝時，實繁有徒，如裴顏，范縝等至可景仰也！

唐初文無可取，中唐後，始有張燕公蘇許公出，變革文體，別庾離陸，直追司馬相如。此以駢文顯。至韓愈，柳宗元，劉禹錫呂溫則以散文著。韓柳之文，雖別開生面，

但亦脫胎燕許。韓才氣豪大，文不雕琢，柳則難以掩飾矣。韓柳等四子均喜造詞，主張詞必己出；惟韓最甚。晚唐李翺別具氣度，孫樵佞屈聱牙，與韓實異。駢體文唐代當推李義山，繼漸變爲後代之四六體，與陸機相較，真有靈泥之別。唐人常稱孟荀，推尊賈誼，太史公，一掃晉人柔曼之氣，而反于漢之剛矣。

宋初承五代之亂，已無文可稱；當時大抵推重李義山；由駢體變而爲四六，李實爲承前啓後者。北宋文人以歐陽修，二蘇，曾，王爲最著。歐陽本習四六，後乃改爲散文，時有宋祁與之對敵。祁習韓文，著有新唐書，但才氣弗如也。

明人稱唐宋八大家，因之時人誤唐宋文體爲相同。實則唐剛宋柔，極不相合；而歐陽之與韓，更格格不相入。韓喜造詞，歐陽極力反對之；所以『天地豁，萬物軋，聖人苗』等句，致受彼之訾議。而大戴禮之『鼂續塞耳，前旒蔽明』二語亦不以爲然。三蘇以東坡爲最博；洵，轍則不過爾爾。王介甫與曾子固讀書均多，惟才氣曾不能望王也。

南宋文調甚俗，逮明初，宋濂輩之台閣體出焉。至如劉敞，司馬光輩，文均謹嚴厚重，高出歐陽之上，而名聲不著，惜哉！

明有前七子後七子之分，前七子——李夢陽等，台閣體，後七子——王世禎等，自謂學秦漢，但甚庸俗。因學問之不及韓蘇，後人遂譏之爲僞體。歸有光出，與王世禎等相抗衡，卒下之。歸學歐會，深入進門，因居僞體之上；正如孟子所謂『五穀不熟，不如莠稗』也矣。

清之桐城，陽湖二派，隱相對峙，而桐城盛。前派以歸有光爲鼻祖，後派以惲敬張惠言爲巨子。歸論格律氣度甚精工，學之者有顧亭林，汪琬二氏，均甚精造，可謂歸氏之嫡傳；但以地域故，未入桐城派也。方苞出而步趨歸氏，繼之姚姬傳之才氣，于是桐城之名大著。但此派中有劉大櫟者，殊無足取，因係姚之師，並籍隸桐城，故爾入焉。于是引起陽湖與之對抗。此派巨子張氏本師王灼，亦係桐城派弟子，因嫉惡桐城派，遂

獨建旗幟，分裂對峙；惜其流傳未能如桐城派之遠且久耳。姚姬傳之弟子甚多，以管同，梅曾亮爲最。曾國藩本非桐城人，因聲譽煊赫，桐城派強引而入之。其著作遠駕乎歸汪方姚之上，才比韓愈，所以不願名爲桐城也。此外又有汪中一人，超異出衆，其駢文直追陸機。

總之，文實無派可分；言乎形式，原有不同，以言性情才力，更各有別，派將何由而分？惟官名，地名，應用現制，親屬名稱，應仍儀禮喪服爾雅喪服之舊，而行文尤須不俗不古而不技，則庶幾其可觀也矣。

茲可論有韻文矣。所謂有韻文者卽「詩」也。古時詩而外，若箴，銘，誄，辭，像贊，史述贊，祭文之類，亦皆有韻者居多，可歸之於「詩」；至急就章，千字文，百家姓，醫方歌訣等有韻之文，亦可稱之爲「詩」。蓋「詩」祇可論體裁，不宜論工拙，如百家姓之流，以工拙論，原非詩也，以形式論，則不得不認其爲詩矣。總之，有韻者爲「詩」，無

韻者爲「文」，徑界既清，分別自明。

詩以廣義言，凡有韻者爲詩，以狹義論，則惟有詩可稱耳。周禮春官，名風，賦，比，興，雅，頌爲六詩，其本義何在，除比，興二者不可攷外，餘均得溯源而見之：詩小序云：『風者上以風化下，下以風刺上。』我則以爲其義不盡於此；風乃空氣之激盪，出自口而爲風，古之所謂風者，口中謳吟而已。「頌」在說文爲「容」，納受也，義含形容之意。詩小序謂『頌者美盛德之形容』。於此可見古人之爲頌也，須「式歌式舞」矣。古代民納賦，以供兵事之需，必須按物查點；文之有「賦」，義亦取此，行文須鋪張排比，觀戰國以後諸賦可知矣。至於「雅」，在詩小序曰：『雅者正也』，雅何以訓「正」，歷代學者無能明言，滋多疑議。大致雅者所以歌詠廟堂大事，記事之詩也，故謂之正。學者瞭然以上諸義，然後進求詩經，推解更易矣。

詩經中祇有風雅頌三者，賦非當時所有，下及戰國，始有賦出。七略次賦爲四家；

一曰屈原賦，二曰陸賈賦，三曰孫卿賦，四曰雜賦。屈原之賦道情，孫卿詠物，陸賈則不可見，大抵縱橫之變耳。後世言賦者，多宗屈原。

三百篇以後，直至漢初，詩始出。如漢高祖大風歌，項羽虞兮歌，格局新奇，可謂獨創。此後有古詩十九首，爲五言詩之始。後之能繼是而振詩風者，當推曹孟德父子。其詩獨具氣魄，色味深厚，讀之令人生快。鍾嶸詩品評古詩十九首云「一字千金」，今於曹氏父子，亦可謂「氣抗浮雲，誠比金石」矣。

語曰「心爲志，發言爲詩」。可見「詩」乃發於情性，如三國前之詩，無非真情之流，句字並妙；後世則不及矣。

晉代文家極多，如左思，陸機，潘岳等多以詩稱；然尤以左氏風格特高。陸詩近於散漫，潘較整飭，但終不失作賦手腕。

東晉時，文人喜清談，詩亦如此。若孫綽，許詢輩詩名最著，時談佛理，時談莊老

，與宋時理學詩相彷彿，可厭也。逮陶淵明出，詩風一振。前於陶者，寫風景詩甚不多觀，及陶氏則專以寫風景見長。瀟灑脫俗，有田舍風味，如『采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』之句，古人所不能道也，可謂獨樹一幟矣。繼其後者有謝靈運顏延之<sub>二</sub>家，然顏詩佶屈聲牙，謝詩但求凝鍊而無疵，終不若陶之妙得自然也。

宋齊之間，謝眺，人稱爲小謝，寫風景遠而自然，與陶氏相上下。梁代詩家推沈約一人，創永明體，後世律詩之雛形具矣。隋書經籍志所載四聲譜一卷，卽沈氏之作。至於南北朝中，在文選，無北朝詩；但木蘭詩，傳自北朝，高超絕特，豈有所湮逸耶？

隋，楊素武人也，然詩極佳。時人習於南北朝詩風，愛用典故，喜雕琢，獨楊氣勢壯厚，不事修飾。如『空梁落燕泥，庭草無人隨意綠』等句，真爲警句，超絕當時。

夫詩因時代而變遷，古今不能相同。唐初無律詩，後有無律詩而不甚費力者，如五律詩等是，沈佺期，宋之問等，氣魄尙大，雖有對仗，不甚拘束。文窮則變，詩亦有然

。四言詩將窮，進而爲五言詩，五言詩至唐而窮，則又進而爲七律詩，然初創者必蒼蒼茫茫。張九齡，陳子昂，李太白三人之詩爲復古者，而陳尤與古近，幾與齊梁以下時之詩難辨。其實此時之詩，無不道源於陶淵明也。李之律詩極少，氣極高；復古之詩，至李而達極則矣。元稹之詩比杜甫高，而排比者與漢代之賦相似。杜詩流於典故堆疊，漸失自然氣度；且又佶屈聱牙，多不可解。昌黎詩習杜之遺風，更愛用典故，並愛用艱僻之字，惟其自然之風尙存，所以得列於詩林耳。韋應物，柳宗元二家，雖與昌黎同時，而作品大異，子厚文頗雕琢，詩殊不經意。同時又有元微之，白居易二家，又異於彼，任筆描寫，詠言民情，有小雅之風味。晚唐溫庭筠李義山兩家愛對仗，無異杜甫，遂成宋代詩風。西崑體染此風習甚深。

宋初歐陽修梅聖俞反對西崑體甚力；但歐陽愛奇異詩句，如『水泥行郭索，靈木叫鉤輅』二句已不可解，但彼大加贊賞。梅聖俞詩，開考古之源，與古人詠古之詩，又不

相同。總之，宋詩合「好對仗，引奇字，考據」三點而成，所以病入膏肓。唐代作詩，好用佛經上字，至蘇軾，則更破其規範，而時用佛典之法理，此未免過於任情矣。王荊公喜律詩，惟其忽大重小，竟謂「上句用漢書，下句亦須用漢書」，自此寬宏之氣全亡。如宋祁「何言漢樸學，反似楚枝官」句與王維「正法調狂象，玄言問老龍」句，真有天壤之判焉。有宋一代，詩話極富，無一不深中是病；惟滄浪詩話云：「詩有別才，非關學也；詩有別趣，非關理也」。識見甚卓，誠可掃盡宋人之卑習。

南宋陸放翁含北宋習氣極深，惟范石湖劉復村自有氣度，與衆迥別，黃山谷出，開江西詩派之源。黃上學老杜，以起首二句必對仗爲規律，實無足取。

元明清三代之詩衰甚，無足取者。高青邱詩失之靡靡，七子失之空浮，王漁洋朱彝尊失之典澤過濃，迄翁方綱洪亮吉重攷據，愛對仗，更離詩遠矣。其間能稍可人意者，查初白耳，然亦不能望古人之項背。洪亮吉最賞識「足以烏孫塗上繭，頭巖黃祖座中梟」。

「二句，我人讀之只作三日嘔耳。」

詩至清末，窮極矣，窮則變，變則通；於此而不加努力，將漸然而不返矣。所謂努力者，卽直追漢晉，而矯近代白話詩之頹風也；諸君其知所適從乎？倡白話詩者，自以爲運自西洋，不知中國古代早已有之。唐代史思明，夷狄也，其子懷王史朝義一日興高而吟曰：『櫻桃一籃子，一半青，一半黃；一半與懷王，一半與同贊。』鄙俚之極，可笑也！世有欲爲白話詩者，其當奉史朝義爲鼻祖。

